

巢湖之畔

蒋巍

还是巢湖拥着合肥，城市的剪影和山水深情相依。

巢湖之美，美不胜收。其周边青山逶迤，河溪蜿蜒。听听那些名胜区的名称，就知道它是怎样地令人沉迷了：《隋书》就有记载的半汤温泉，唐代风韵的凤凰台寺庙，银屏峰怀抱的高大奇石“银瓶”，围拢周边的九座峰峦被古人誉为“九狮抱银瓶”。还有紫微洞中令人叹为观止的“四绝”“三奇”等妙景，都珍藏着久远的传说和神话。据史家考证，这里自古以来是一片气候温润、物产丰富的宝地，此湖也因此被历代取过许多美名，最终当地人选定了“巢湖”——“巢”就是家。

此来合肥，还有个出乎意料之处，这座正在阔步迈向现代化的城市如此纷繁壮阔，却又显得很沉静安逸。人们说话很轻，笑声很轻，街上的车声很轻，公园里的音乐很轻，老人下棋的声音也轻。静——静静地绵延在绿水青山之间，乌瓦白墙之间，尤其月上柳梢时。漫步在巢湖之畔，那“细草微风岸，危檣独夜舟”的剪影，犹如一本画集的封面，游人也纷纷入画了。故古人有诗赞曰：“天与人间作画图，南淮曾说小姑苏。登高四望真奇绝，三面青山一面湖。”

我想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合肥之静、合肥之美，也许就是巢湖养育的吧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曾来合肥采访中国科技大学。那时的合肥街道坑坑洼洼，两边没什么高楼大厦，大都是拥挤矮小的老民房和灰突突的小工厂，驴马车、手推车比汽车多得多。中国科技大学的主楼并不宏伟，走廊不宽，灯光较暗，显然一切还来不及规整。当时看了几位科研人员的办公室，空间不大，堆满书本和科技刊物，进出都要侧身而行，连实验室的放大镜、显微镜都不够用，一切都像白手起家，这让我十分感慨。

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，中国科技大学创造了无数的奇迹。那时缺设备、缺零件甚至缺少适用的螺丝钉，科学家就跑到市场上的铁匠铺、杂货铺、小工厂去找，甚至拿自己的衣物或手电筒去换，找不到的干脆连敲带打自己造。一位老科学家对我说：“那些年，我们为找适用的铁件零件，几乎把合肥找了个遍！”科大在合肥很快出了名，因为学校的几幢楼入夜总是灯火通明，老百姓把它叫做“不夜城”！

壮丽非凡的科大“不夜城”崛起了，旁边却还有个“不夜湖”。过去，巢湖周边的百姓世代以船为家，吃住都在船上，靠打鱼和圈养水产为生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或因女人要做针线活，或因上学的孩子要写作业，家家船上都会亮一盏马灯。放眼望去，偌大的巢湖周边船挨船、桨碰桨，炊烟袅袅，

灯火万千。

水，是生命之源。曾经那么壮阔、清澄的巢湖，就这样渐渐被人间烟火包围。曾几何时，随着捕捞规模越来越大，水产品日趋减少，污染日趋严重。为了生存和求富，渔民的渔网网眼愈来愈小，而周边的沼泽地和芦苇荡也日渐干涸。明镜般亮丽的巢湖，仿佛被蒙上一层灰尘，涌来的千溪万河也变得缓慢和细小……

这些年，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。合肥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为高质量发展树立“绿色标尺”。

数年前，一个宏大的绿色环境设计，即巢湖流域“山水工程”实施。这是一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。其中的子项目“十八联圩湿地修复三期工程”已于2022年7月完工，并成功入选“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”行动优秀案例。巢湖也已开始了十年禁渔，湖岸一根渔竿也不许出现，沿湖许多渔村搬迁到新市区、新城镇。如今，30多座绿荫如盖的“生态渗滤岛”，错落分布在十八联圩的青山绿水中，宛如为合肥戴上一条“翡翠项链”，成为南淝河注入巢湖前的一道生态屏障。

天蓝了，草绿了，水清了，合肥正在变成热闹繁华的“绿城”。那波澜壮阔的雄涛，是一座城市奋进的足音，更是一部史诗的封面！



滔滔长江来到巢湖畔，荡起万顷碧波，把湖光山色擦拭得十分明亮，犹如从天际遗落下来的一块碧玉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浩荡东去。

这是巢湖的样子。巢湖位于皖中，地属合肥，水域面积约760平方公里，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，素有“八百里湖天”之称。

漫步岸边，水天一色，鸟群与云朵齐飞，村庄在林荫中连绵。有风徐来，仿佛在抚摸周边古村落、古牌坊、古祠堂的倒影。宁静的时光依偎在这里，像袅袅炊烟一样只飘散不凋谢。穿过那些笑语阵阵、游人如织的小巷，卖古玩、书画、瓷器的店家栉比相连，恍如走过唐宋的街景，或与手摇纸扇的李白刚刚擦肩而过，或见“人比黄花瘦”的李清照正在阁楼上扶栏品茶，一切古香古色。在茶汤滚沸的老茶馆，在青砖乌瓦马头墙的徽式宅院，人们的交谈轻言细语，回荡着悠远的汉唐余韵。

纵目远望，不知是合肥拥着巢湖，

空中花园

陈江尧

苗。过段时间长大了，阿婆就插上一根短木条，用绳子轻轻固定住它们的枝蔓，供它们向上攀附。它们越来越长，越爬越高，阿婆便用渔网、木板、塑料绳拼拼凑凑，终于搭起几个较大的棚子，然后将它们移植到花园中。花开于繁茂的绿叶下时，总能引来不少蜂蝶。等果实成熟了，风吹过，瓜果轻轻摇晃，十分可爱。

儿时，看着那些诱人的水果，我难免嘴馋，常趁阿婆不注意，偷偷摘几颗果子吃。有时，我喜欢摘半生不熟的绿草莓吃，酸涩中有微微清甜，没什么水分，可我总吃得不少亦乐乎。若是被阿婆发现，她总会笑着叫我“小傻瓜”，又摘下一些成熟的红草莓递给我。

儿时在空中花园玩耍，常帮着阿婆和姥爷干些活儿，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总有无法言表的开心。随着岁月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，终于等到某天某刻有了些许的闲暇，才猛然发现，我已有很多年没去空中花园了。

当我再一次落脚于空中花园时，这里的植物较10多年前相比已少了许多。阿婆人愈发消瘦了，背也更弯了，可她仍坚持每天都到空中花园去，清晨浇一次水，傍晚浇一次水。

从培育泥土中的小苗到收获成熟的植株，从菜篮中的食材到餐桌上的美味，如果我没有见证这个过程，我或许不会真正理解食物从何而来，又存在着怎样的意义。或许，植物生长的过程，也正是我成长的过程。

花园里不时飞来几只蜜蜂，它们附在花蕊上，勤劳地采着花蜜，采完又轻轻扇动翅膀，飞向下一朵花。阿婆提着沉甸甸的水桶，在花园前舀上一勺水，浇灌完这片土壤，又提着水桶，蹒跚着走向下一片花园。

我走上前与阿婆相视一笑，随后接过她手中的水桶，帮她浇起了花。

晒烫皮

黄孝纪

有的负责晾晒烫皮，有的拿一根竹竿，负责晒棚防鸡防狗重任。童年里，我多是承担最后一项“安保”任务，在烈日下转悠巡逻，晒得头皮发麻，也丝毫不敢懈怠。

母亲做烫皮时，双手灵巧。菜锅在柴火上烧得冒烟，她拿竹刷在油碗里蘸一下，飞快往锅底刷上一圈，油点飞溅，噼噼啪啪。随即舀一勺米浆倒入锅里，双手端起锅耳，悬空时顺时针一个摇晃回旋，锅底的那勺白浆顿时就成了一块又大又圆又薄的烫皮，复将锅子放回灶口，盖上锅盖。所有这些动作，一气呵成，十分迅疾。稍过片刻，母亲揭开锅盖，这时烫皮的边缘起了蝉翼般的薄皮，略微翘起，

母亲对着吹一口气，用指尖捏住一揭，顺势剥下整块香气腾腾的烫皮，放进米筛或团箕里。每次看着母亲做烫皮，我就暗暗惊讶，怎么她的一双手，那么不怕烫呢？

最初做出来的这块新米烫皮，白白软软，油滑光亮，浓香扑鼻。小时候我们住大厅屋，共五户人家，对于老人和小孩，母亲会每人做一块烫皮送给他们吃。我和姐姐也趁此大快朵颐。

我们的嘴巴既已得到安抚，接下来的烫皮，每隔三两块，姐姐就会端到晒棚——铺开晾在金黄的稻草上，密密麻麻。晒棚架上，渐渐铺满了烫皮，一块块，圆圆的，白白的，很是壮观。

河道在前方拐弯，两侧灰瓦白墙的房屋也随之转向，方盒似的队列浩浩荡荡，朝着下游奔去。再往前行，古老的村巷映入眼帘，空气中传来煎鱼的香气。黄鱼面刚端出来，两片完整的金色鱼身，头尾已从碗口逸出。而在渔村外的沙滩上，人们踩着海波奔跑，跑累了躺在沙上休息。孩童在沙滩上开掘，忙于建造童话中的城堡。

在绿树掩映中，我找到了“渔民画工作室”的牌子，这栋楼也是渔村中的一景。住在这里的杨火根老人是金山嘴的老渔民，做过多年远洋水手。他用水彩画了一幅近30米长的《金山海渔图》长卷，对渔村的早年岁月做了深情追忆。我赶到渔村，就为了看这幅画。

长卷徐徐展开，杨火根老人为我指点图中物件，旧日的衣食住行一一呈现。随着画面挪移，纸上人影幢幢，封存的历史扑面而来。金山嘴渔村位于上海市金山区，南濒杭州湾，是上海沿海陆地中最早的一个渔村，如今又成了上海最后一个渔村。

在海渔图中，我看到了蓝色的龙裤，这是东海渔民在船上干活穿的阔筒裤。这种裤子宽松，穿脱和蹲坐都方便。在杨火根的画笔下，龙裤成了反复描绘的意象。龙裤青黑料子，微微有些褶皱，腰间的绳带打着结，分毫不乱。艰辛劳作中亦有整肃和体面，也正是渔民的生活态度。

金山嘴渔村附近的海鲜，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。海渔图中的鱼群向画卷的左侧游动，齐头并进，而又能做到错落有致。远处的海面上是碧绿的中小金山岛，海鸟被树荫覆盖，旁边有帆影出没，那是渔民在海上忙碌。在鱼群中，大黄鱼的色彩最为明亮。鲜活的大黄鱼跃出水面之时，鳞片在阳光下呈现出闪烁的金色。

杨火根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，却琢磨出了自己的绘画技巧。他给大黄鱼调出了明亮的黄色，模仿阳光的炽烈，耀眼的金黄也出现在小黄鱼身上。大黄鱼和小黄鱼外形相似，不细看难以区分。杨火根讲了它们的区别——大黄鱼鳞片，尾巴长，小黄鱼鳞片粗，尾巴也比大黄鱼的短。另外，小黄鱼的眼睛是圆的，大黄鱼的眼睛偏扁圆。

这些细微的差异，需要大量接触鱼类，才能做到熟练区分。马鲛鱼背上的棘刺有9根，鲳鱼有银鲳、黄鲳、红鲳，要根据鳞片颜色来辨认。杨火根和鱼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再拿起画笔，俨如故人相逢，顿觉意气相亲。赖以生计的鱼虾，在唇齿间咀嚼的蟹贝，自然要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了。在情感的介入之下，鱼群排列有序，在海中穿行。画作之所以打动人，皆因一种真诚质朴在起作用。

渔民编制竹笼的场景，也在图中出现。竹笼是一种古老的渔具，在古书中称为笱，这是出现在《诗经》里的古老渔具。还有更为简单直接的竹制渔具，那就是所谓的“沪”。沪是上海的简称，鲜为人知的是，沪曾经是一种渔具。在海滨浅水中插竹为墙，迎着潮水来时的方向，张开缺口，鱼虾随着潮水涌入漏斗似的竹墙迷宫。潮水退去时，鱼群却迷了路，被拦挡在迷宫之内。渔夫算准退潮的时间，前来收取鱼虾，便可满载而归。

如今上海早已成为大都市，渔村仅剩金山嘴，渔业捕捞的历史成为过往。在杨火根的海渔图中，仍可看到沪的身影，

秋之枫

袁恒雷

从8月下旬开始，长白山麓、松江花畔的小城吉林桦甸，树叶渐次染红了脸蛋。走在日常来往的这段路上，看树叶从翠绿逐渐变成红绿黄相间的五彩斑斓。金秋时节，红叶是大地的保留节目。无论是大片山谷，还是乡村小道，秋风拂过，叶子就跟着红了。

在众多红叶中，枫叶尤惹人喜爱。我最熟悉的枫叶在小城外的一段路上。那道路是我回父母家的必经之路。每次回乡，我都可以尽情欣赏枫叶之静美——最美的还是环绕关门砬子水库的那一段旅程。从上游蜿蜒而至的别别河，流到关门砬子村头的酒厂屯时，就正式开启了红叶之旅。只见两岸苍山相对开，红叶夹着一泓碧水徐徐而下。河水流到村旁时，逐渐慢了下来，优哉游哉。

路过河岸边的这条公路，常见有人停下车来拍照，火红的枫叶映衬着他们喜悦的脸庞。

记得几年前的国庆假期尾声，当我徒步行经这段公路时，偶遇了我的一位同事和她的未婚夫在此拍摄婚纱照。他们看到我很惊喜，问我也来看红叶吗。我骄傲地说，这可是我的老家，我是看着这里的红叶长大的。他们羡慕地说，关门砬子的红叶是方圆几十里最美的了。

那一刻，风徐徐吹来，吹落了几片枫叶，舞动着，旋转着，像极了上下翻飞的蝴蝶。我顺手接住一枚，是九角枫。我知道，枫叶变红是对自然界压力反应的结果。秋风渐凉，早晚温差变大，自然的这

海渔图里金山嘴

盛文强

只不过与古人的竹墙相比，已经有了改进。竹竿之间连了网片，拦截变得更加周密，当地人称之为网网，实为沪的变体。插在海中的竹篱，安置于海滨的浅水之中。杨火根用蓝颜料在周围画出横向的波浪线，模仿海水的动态。

渔村的白墙上也能看到渔具的墙绘，这些墙绘大多是从杨火根的海渔图里复制出来的。连续的长廊墙壁模仿着长卷的形态，引得游人驻足观看。杨火根见证过渔村的热闹，并且深谙其中的细节关窍，还有与之相关的感官经验。那时的渔民，要掌握的手艺太多了，除了织网，还要学木工、做小船、刻竹梭，还要会打铁——木船上的铁钉也是自己做。还会编蓆子，用棕做蓆衣，会烧陶土网筛，会搓麻绳，没有现成的东西，都要亲手制作。

杨火根在自家老宅里，伏在桌面上描绘图卷，他又积攒了许多新的作品。在渔村之外，围海造田又增加了新的陆地，连同渔村一起，建为滨海旅游度假区。度假区内，金山城市沙滩在天际延伸，成为城市全新的风景线，沙滩排球、水上游艇、烟花秀等活动为这片海滨增添了活力。到了夜晚，沿岸的灯火亮起来，勾勒出沙滩的平缓轮廓。踩着脚下的细沙，远望海上漂浮的金山三岛隐入深蓝的天幕。

在这旧梦新想交织之地，海渔图俨然一部图像版的地方志。视觉，听觉，味觉，嗅觉，乃至触觉，渔村的一切打散之后又重新组合，经过岁月的发酵，掺杂了亲历者的感情，共同拼接成元气淋漓的往昔。这份往昔，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深情回望的欣喜与感动。



大地

等到午后或傍晚，烫皮已然干透，一块块小心地叠收起来，用谷箩挑回家，放进大木柜或大瓮里收藏。

有的人家除了米烫皮之外，还做一些高粱烫皮。做高粱烫皮与做米烫皮的过程大致相同，区别在于高粱质地比糯米还软，做高粱烫皮时，高粱与黏米的配比是各半。且高粱在浸泡前，需在石臼里略捣一捣，簸去皮壳。干的高粱米很硬，需先浸泡一个时辰，再与黏米混合一同浸泡至糜烂，之后才上磨推浆。高粱烫皮色泽暗红，口味比米烫皮还要好。

在以后的日子，无论自家饮茶，还是来了村邻远客，拿三四块干烫皮，在灶火上一番烘烤。烤后的烫皮焦香酥脆，折成小块，以茶盘盛装，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茶点。

